

鄭愁予：重愛情，但更愛自然

潘斯斯



愁予教授

鄭愁予，一個任何曾讀過中國文學的會考生都應該認識的名字。

從小我就非常熱愛中國文學，幾乎所有類型的文學作品都喜愛閱讀。唯獨新詩這種文體，總令我覺得無所適從。但自中五那年，讀過鄭

愁予所寫的那首《水巷》以後，就一直被他所寫的詩歌深深地吸引著。那時，我在猜想，願意為女主角「戚戚於小院的陰晴」的那位作者，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該是一個「大情聖」了吧？還是一個深情的柔情漢呢？幻想得多了，開始想更加了解這位詩人，於是，我一口氣把《鄭愁予詩集》上下集讀畢。自此以後，我亦慢慢地由一個討厭詩歌的人，變成一個懂得欣賞和創作詩歌的人。不為別的，就是喜歡他所寫的詩歌簡單淺白並且容易產生共鳴。

這次接待以及專訪過程當中，處處看出鄭愁予對文學創作的熱忱以及對愛情的執著。他直言自小已經開始創作詩歌，而且一直相信創作是由生活開始。他認為有生活就必定會有詩歌的出現，兩者是互相緊扣的。所以，他堅信自己的創作之路是不會有終結的一天。另外，在分組交流會中，他提及從前出席的文學活動，總是最年輕的他，如今已經75歲了，但他卻沒有為自己

的年華老去而感到悲哀，反而，他正為新一代缺乏青年作家而感到慨嘆及憂慮。聽著聽著，令我不由自主地從心裏發出由衷的敬佩。

接待鄭老師的那幾天，有不少穿著校服的學生來支持他。當問及他對自己的詩作特別受年輕人的喜愛有何意見，他就客觀地指出是源自其在年青時候所寫的詩歌有一種純樸。他告訴我：「這種純樸不是指語言純樸得沒有一種藝術性，變得空洞無味，而是一種靈性上的純樸，那就是『天真』。這種『天真』不是指幼稚無知，而是個人真切、實在的情感，自己有怎樣的感情，就把它直截了當的反映以及表達出來，絕不會矯揉造作，他亦深信，只有真切自然，不會故意加上修飾的文字才能與年輕人純真的心相配，從而得到年輕人的喜愛。」此外，亦因為他所創作的詩歌，語言主要是以白話為主，配合現代的創作技巧，而詩中所表現的也主要是自己的生活體驗，所以，詩歌的題材以及內容都非常豐富，使年青人閱讀起來特別親切有味且感受良多。他又指出，剛開始寫作的人，不難有那種純樸，但慢慢被世界同化就失卻了那種天真，寫出來的作品會變得比較僵硬，疏離和富有哲學思想。正正是由於他早年寫的詩是真正反映了這種純樸天真，加年輕人大多仍然保持著那份天真，所以特別深受他們的喜愛。

他在現實生活所流露出來的情感，和他的詩歌一樣，來得很自然，一點兒也不虛假。

一直以為創作詩歌是有嚴格規準的我，鄭老師卻對此不敢苟同，他個人認為詩歌創作並沒有特定的要求的，他又指出，創作

是發自內心的，只要寫出來文字真切自然就行了，千萬不要把哲學的意味滲進詩裏去，要不然便會詩不成詩，也不會有任何藝術價值。難怪鄭老師讓人看起來好像出口成詩呢！另外，他在座談會上的分享，讓大家看見他熱愛大自然的一面，他不但熱愛大自然，並且常常以大自然之物入詩，《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又特別提到自己非常喜歡花卉，甚至想過認識所有花卉的名字。此外，他更有一個願望，就是要為全世界每種花卉寫一首詩，可見他對大自然之熱愛，令我這愛花之人亦甘拜下風。

素來，鄭愁予這個名字與愛情這個名詞是扯上關係的。當問及他為何喜歡在詩歌中加入愛情的元素時，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是受了西方的影響。他指出，中國詩歌有一個抒情的傳統，常常覺得詩是言志的，而作為一個君子，是不應把這個「志」跟愛情混在一起。「以前有一位公子，他有一個志向，就是要得到天下的美女。但對讀書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志向。」他斬釘截鐵地引述古代的小說情節。中國人創作有個傳統，談言志的時候是會排除了愛情這個元素的，而文學作品中所抒的情大多是親情以及友情，而愛情(男女之情)這個範疇就往往放到最後。相反，西方文學創作的傳統中，愛情是放於首位，甚至遇上最嚴重的宗教問題，還是用愛情的方式來表達。現代新詩接受了西方美學和浪漫主義的傳統，不會再局限於親情以及友情為題材。這剛好補足了傳統中國詩歌之不足。「我們現代的生活是承繼了五十年代而來的，而五十年代的小說以婚姻自由最多。古代的西洋人沒所謂爭取愛情的自由。但是他們也有種族或家族間之不同，因而產生

了不同的婚姻問題。就像羅密歐與茱麗葉，他們因為不是出生自同一個家族，所以少男少女不能談戀愛。」他一提到對這個主題——愛情，就向我細說其重要性。他指出愛情這元素，是小說，詩歌皆不可分的；他更直言自己的詩歌創作之所以以愛情這個主題為主是因為自己曾在外國生活，並且吸收其養分，成為自己的一套。他既能保留中國傳統之創作精神以及運用西方嶄新的創作理念，實在令我敬佩萬分。

今年，有幸能成為文學節編校小組的一員，並且能夠一睹偶像之風采確是一件令我欣喜萬分的樂事。座談會完畢後，一個文學愛好者把自己出版的詩集遞送給我，當我猶豫收下與否之時，鄭老師看見這個場面時，竟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收下吧，當作切磋一下吧！」在我眼中，鄭愁予是一個隨緣的人。今天，竟有幸看到他惜緣的一面。原來，他除了珍惜與文學的緣份外，他還非常珍惜和妻子的那段緣份呢！在整個文學節的活動中，我無時無刻都能看到一幕幕他對妻子關懷備至的場景。這令我更能確定，當年那個情深款款的作家，如今依然深愛著他的妻子。